

革命文艺丛书

决裂



B687 V0

I217.1
15
3

革命文艺丛书(八)

决裂

江西人民出版社

221
革命文艺丛书(八)

决 裂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7 \frac{1}{8}$ 字数17万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0110·41 定价: 0.51元

目 录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决裂.....春 潮 周 杰 (1)

诗 歌

红井之歌.....常 江 (79)
红五月之歌.....苏 辑 黎 (87)
路.....金 春 生 (9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颂.....熊 维 中 (94)
炮声 (二 首).....杨 学 贵 (97)
传统房.....章 庐 生 (100)
撒网.....罗 天 怡 (102)
一把锉刀.....徐 真 柏 (105)
赛车.....熊 光 炯 (107)
夜读.....客 群 (109)
采莲曲.....左 一 兵 (112)
送粮曲.....罗 川 (115)
茶乡小景.....熊 峻 峰 (117)
书记进村.....胡 细 生 (119)
铁锹赞 (外 一 首).....肖 万 件 (122)

小 说

新的征途·····	袁尚仁 (126)
王主任搬家·····	万斌生 (146)
沸腾的郭村·····	夏蔚松 (159)
霞光灿烂·····	邱恒聪 廖礼深 (175)
两代哑姑·····	陶彩燕 (188)

散 文

金箭·····	胡尧夫 述 隆 (201)
凤岭枫叶红似火·····	刘正东 (206)
铁道哨兵·····	张桂生 (216)

决裂

春 潮 周 杰

人 物 表

龙国正.....党委书记兼校长，四十二岁
曹仲和.....副校长，四十六岁
孙子清.....教务主任，四十五岁
余 钢.....农机专业班主任，二十九岁
肖 萍.....女，农学系老师，二十六岁
高老师.....农学系老师，二十四岁

李金凤.....女，农学系学生，二十八岁
徐牛崽.....畜牧兽医系学生，二十岁
江大年.....农机专业学生，二十二岁
曹小妹.....女，农学系学生，曹仲和的女儿，十七岁
杨志豪.....畜牧兽医系学生，十九岁
余发根.....畜牧兽医系学生，二十岁

老队长.....老贫农，六十多岁
老大娘.....某大队老贫农，六十多岁
大娘的儿子.....某农学院学生，二十四岁

余家旺……………富裕中农，余发根的父亲，五十岁
大 叔……………某大队养猪场社员，四十多岁

唐副书记……………地委副书记，五十多岁
赵副专员……………副专员，五十多岁
钱组长……………专区工作组组长，三十五岁

第 一 章

一

大跃进的年代。夏季。

江南美丽富饶的山区，奇峰林立，林海如潮。

两山夹峙的一条峡谷，白云缭绕。一条架空索道上，一捆捆竹木从远山飞来。

在林海中间有几条竹滑道，一根根木材和茅竹如脱弦的箭，带着呼啸声飞来。

湍急的溪水里，竹排木排顺流而下。

河岸上有醒目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陡峭的山峰下，正是溪水转弯的地方，河道中的礁石微微露出水面，木排、竹排层层堵塞。

几声巨大的爆破声。

礁石被炸开，木排、竹排如万马奔腾，飞出山谷。

一群隐蔽在周围的林场职工，纷纷跳入溪中。一时水花四溅，溪水翻滚。他们在清理炸碎的石块，有的一人扛一块，有的两人抬一块，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在对岸山岩上，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人伏身向人群叫着：“龙场长！龙场长在吗？”

正在搬石块的职工四下张望，寻找龙场长。

这时，从溪水里冒出一个身材高大，短头发、高鼻梁、皮肤黑里透红的中年人。

旁边有人叫：“龙场长，余钢找你。”

龙场长一只大手一把抹去脸上的水，问：“什么事？”

余钢大声回答：“地委来电话，要你马上去一趟。”

龙场长应了声：“知道了。”

二

山区新开的简易公路。一辆解放牌卡车上，长长的大木头象火箭般翘在驾驶室的顶上。卡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

余钢紧握方向盘小心地驾驶着。龙场长坐在他旁边，身穿一件半旧的军装，他用毛巾擦了擦头发上的水，注视着前方，那对明亮的大眼闪烁着光芒，那神情象是匆匆地从一个战场奔向另一个战场。他就是林场场长龙国正。

卡车时疾时徐，路边山坡上不时闪过用石头堆成的或是刻在岩石上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沿途常有成群肩着工具的劳动队伍。

卡车驶到一急转弯处，余钢紧急刹车：一块巨大的岩石横卧在路中间。有一群人正用几根粗粗的树棍撬那岩石，但岩石只在原地微微动了动。

龙国正和余钢跳下车去。人群让开一条路。龙国正绕着岩石看了一圈，然后指挥大家把撬棍插到指定的地方，他也扛起中间一根最粗的，喊了声：“预备——”大家都站稳了脚步，拉开了架势。他又是一声吼：“干哪！”大家齐声应着，用力一撬，大岩石翻倒了，轰隆隆地滚下沟去。

一个小伙子高兴地说：“我们龙场长一到，连大石头都得让路。”

另一个小伙子摆好掰手腕的架势说：“龙场长，来一下吧！”

龙国正用手打了他一下，钻进驾驶室，又从车窗里探出头，故作威严地：“这个月底你们要不给我修通这条路，我要给点颜

色你们看看。”

大家都乐了，一片欢笑。

三

卡车在宽阔的街道上飞奔。

卡车嘎然停在一座大楼前面。龙国正跳下车，扑打扑打身上的尘土，跺跺脚。

龙国正沿着办公楼的楼梯跑上三楼。

在三楼的走廊里，墙上贴满了“喜报”“决心书”“申请书”。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和着说话声、打字机的卡卡声，显得格外繁忙。

龙国正顺着走廊往前走。

顶头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地委唐副书记送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出来。随即走进办公室，关上门。

那两位大学生向龙国正迎面走来。

戴眼镜的男学生情绪激动，好象对着熟人一样对龙国正说：“人家都分配到城里科研单位，为什么偏偏把我们分到穷山沟去工作？”

女学生也气呼呼地：“真是大材小用。”

不等龙国正说话，他们就匆匆走了。

龙国正看着他们的背影。

龙国正推开唐副书记办公室的门。

唐副书记正埋头写字，问：“怎么又来了？”

龙国正站着嘻嘻笑，过了一会才说：“我还是第一次来。”

唐副书记抬起头立刻惊喜地叫起来：“老龙，是你呀！怎么来得这么快？”

龙国正：“大跃进的速度嘛！”

唐副书记看见龙国正脚上的草鞋，问：“又上前线去了？”

龙国正把双脚一并，幽默地：“报告团长，刚下火线。”

两人哈哈大笑。唐副书记搂着龙国正把他按到椅子上，亲切

地说：“你呀，还是当年那股劲，冲呀冲……还想不想打仗？”

龙国正：“打仗？”

唐副书记：“啊，攻碉堡呀！”

龙国正：“想！”

唐副书记笑着，递过一支烟。

龙国正指着自己的卷烟说：“这个有劲。”

唐副书记：“还是老传统。”

龙国正：“刚才出去那两位大学生是找你的？”

唐副书记：“是找我的。大学毕业，不肯下农村工作。他们缠着我，真象江西老俵说的‘蚂蝗叮到了鹭鸶脚，扯都扯不脱’。”

龙国正：“不该生他们的气。唐副书记，该骂的是那些发给他们毕业证书的人。”

唐副书记：“你是说，骂那些大学校长？”

龙国正：“不但要骂，还要打屁股。我那里也来了一批这样的大学生。我可不客气，我对他们说：‘同志们，请把皮鞋脱下来，到田里走一走吧！’”

唐副书记：“做得对！有效果吗？”

龙国正幽默地说：“有，有效果。第二天，他们反而把皮鞋擦得更亮了。”

唐副书记笑了。

龙国正：“我就不明白，我们还等什么？还要等到哪一天？解放都九年了，为什么还不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办的大学夺过来？”

唐副书记高兴地：“说得好，有气魄！依你说怎么办？”

龙国正：“怎么办？把那些不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校长撤职。”

唐副书记愈加兴奋起来：“嗨！你是旗帜鲜明啊！光靠撤职能解决问题吗？”

龙国正：“可我们的大学也不能这样办下去呀！”

唐副书记笑着说：“好，好，我本来还准备对你做一番动员说服工作，看来不必了。”

龙国正摸不着头脑：“唐副书记，你说什么？”

唐副书记：“坐下，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说：“给你安了一个合适的工作。”

龙国正：“只要是党的需要，我就上。”

唐副书记：“让你去当大学校长。”

龙国正哈哈大笑。

唐副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担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这个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使龙国正难以相信，他问：“唐副书记，你这是开玩笑吧？”

唐副书记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介绍信交给龙国正。

龙国正看着介绍信，慢慢地抬起头来说：“让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当大学校长，够资格吗？”

唐副书记：“你在延安上过抗大？”

龙国正点头：“上过。”

唐副书记：“挖过窑洞？”

龙国正：“挖过。”

唐副书记：“听过毛主席讲课？”

龙国正：“听过。”

唐副书记：“同志，这就是资格。共大要走抗大的路。这是一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新型学校。”说着拿起桌上的一张招生简章递给龙国正。

简章前面有一行大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唐副书记：“担子很重呀！但这是个光荣任务。赵副专员已经派去了一个副校长，叫曹仲和，他解放后一直在教育部门工作。可能有些经验。”说着，唐副书记在龙国正身边坐下，“来，我们具体谈谈。”

夜。办公楼的窗口灯火通明。大街上走过一队劳动归来的队

伍，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

大楼门口，唐副书记送龙国正出来。

龙国正幽默地说：“看来我不该骂那些大学校长。”

唐副书记点着他，笑着说：“哦，你这家伙！想骂了人家就脱身吗？不行。既然骂了人家，自己就要做出个样子来。”

两人爽朗地大笑。

四

清晨，卡车冲开晨雾，向前奔驰。

驾驶室里坐着龙国正和余钢。

余钢握着方向盘，大声地说：“龙场长，我要是你呀，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个任务。”

龙国正：“为什么？”

余钢：“当大学校长不是开玩笑的。大学，那可是个难攻的碉堡。”

龙国正看看他，故意地：“哦，你怕了？真可惜！我本来打算把你也调去办共大。”

卡车嘎然停下。

余钢揣摸着龙国正的神色，问：“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龙国正：“可是你怕攻碉堡呀！”

余钢：“什么？我怕？你知道，我在部队上是干什么的——炮兵排长！”

龙国正拍拍他的肩膀，笑了。

卡车迎着朝阳飞驰而去。

第 二 章

一

共大松山分校筹备处，临时办公室的大房间里，七、八个男

女老师围在桌旁听副校长曹仲和谈建校规划。

高额头、宽脸庞，中等身材的曹仲和指着规划图继续说：“我们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就建在河对岸。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交通方便，又靠近城市。”

窗外传来曹小妹欢快的歌声：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二

篱笆围着的院子里。十六、七岁，留着两条辫子，大眼睛、弯眉毛的曹小妹在晾晒刚洗好的衣裳。

她调皮地钻过竹竿又继续晾衣裳，嘴里哼着：“听话要听党的话。”

一阵篱笆门响声。

曹小妹回头望去。

龙国正背着背包走进院里。

曹小妹：“同志，你找谁？”

龙国正：“我找曹校长。”

曹小妹高兴地：“他是我爸爸。”

龙国正：“那我就是找你爸爸的。”说着，放下背包。

曹小妹对着窗子喊叫：“爸爸，有人找你。”

曹仲和从窗口伸出头来，说了声：“等一等。”就把头缩进去了。

曹小妹拧着湿衣裳问龙国正：“调到这里工作吗？”

龙国正放下背包：“是呀！”

曹小妹：“是老师？”

龙国正：“不是。”

曹小妹：“有介绍信吗？”

龙国正：“有。”

曹小妹随手把湿衣服搭在竹竿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交给我吧！”

龙国正很惊讶：“交给你？”

曹小妹：“我去交给爸爸，要不然，他尽让你等着。他忙着呢？”

龙国正笑着说：“这倒是个办法。”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嗯。”

曹小妹接过介绍信钻过竹竿，飞快地跑进屋去。

龙国正看着她的背影笑笑。帮她把竹竿上的湿衣服摊开拉平。

曹仲和拿着介绍信匆匆迎出来，热情地说：“龙校长，你来啦！”

龙国正和曹仲和热烈地握手。

曹小妹惊奇地打量着龙国正，似乎不相信他就是校长。

曹仲和问龙国正：“行李呢？”

龙国正指着地下的背包：“这不是。”

曹仲和拉着龙国正：“到屋里坐。”

曹小妹高兴地：“我去告诉他们。”说着，向外飞奔而去。

三

临时办公室兼宿舍的大房间，角落里杂乱无章地堆满了物资，房子中间并排摆着两张四方桌，办公用具和日常用品拢在一边，桌子上摊着几张彩色的规划图。七、八个男女老师仍在围着讨论。他们看见曹仲和、龙国正进来，一起都站了起来。

曹仲和给大家介绍：“同志们，这就是龙校长。”

龙国正和同志们握手，自我介绍：“龙国正。”

大家都朝龙国正投出崇敬、友善的目光，似乎早就知道了。

龙国正：“你们在开会？”

曹仲和：“大家在讨论建校的事。”

龙国正：“好呀，我们就是要把大学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在这山沟沟里把学校建起来。”

高老师：“龙校长，大学办在山沟里，离城太远了。”

龙国正：“可是离贫下中农更近了。”

高老师：“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大学。”

龙国正风趣地：“哦，你调查过了？世界上没有，那更好，我们就是第一名。”他转过头去对着曹仲和，“世界上没有，我们就来办他一所。是不是呀？新伙伴！”说着、笑着，用一只胳膊搂着曹仲和的肩膀。

他那充满乐观主义的情绪，强烈地感染着在场的人，大家都笑了。

曹仲和领着龙国正出去。

大家纷纷议论着：

“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人家是三八式，老干部。”

四

一碗热气腾腾的茶。

曹仲和在一间小房间里向龙国正汇报。

龙国正一边用纸片卷着烟丝，一边用心听着。

曹仲和皱着眉头，脸有难色，说：“难办得很呐！缺少经费，缺少校舍，缺少老师，样样都缺。”他指着墙上自己绘制的一幅松山地图，“喏，只给了这一块荒山野岭，怎么办得起来！”

龙国正乐观地：“不，伙计，有块荒山野岭就有了根据地。有根据地，还愁不打出个天下来吗？我们共大要按抗大的样子办，先上马，后备鞍，第一课就来它个劳动建校。不出半年，课堂、宿舍、图书馆、办公楼都会有。只要有了人，什么事都好办！”

曹仲和：“人从哪里来？就是没有人嘛！”

龙国正：“学生呢？”

曹仲和：“招生工作困难大得很，城里、镇上都设了招生站，可是合格的学生很少。”

龙国正：“为什么？”

曹仲和：“考生质量太差，好的都上了全日制大学，剩下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那些公社、大队连文盲都给介绍来了。”

龙国正：“不能强调文化水平，第一条还是政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劳动技能的就收。”

曹仲和不以为然地：“那怎么行？”

龙国正：“啊？”

曹仲和：“我们是办大学！”

龙国正一愣。

“嚓”的一声，龙国正点燃手里的卷烟，站起来，说：“这样吧，我先到招生站去看看。”

曹仲和：“教务处孙主任在那里负责。这个同志是教育方面的行家，办事很认真。”

龙国正：“唔。”

五

长长的麻石路。两旁的田里，成熟了的稻穗迎风摇曳，金色的稻浪滚滚。

曹小妹给龙国正带路，他们边走边谈。

曹小妹：“我妈妈希望我当物理学家，可我爸爸要我当工程师。”

龙国正：“那你自己呢？”

曹小妹：“我还没有打定主意。”

龙国正：“我看啊，你就来上共大，当一名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战士。怎么样？”

曹小妹：“我得考虑考虑。”

六

小镇里。一座祠堂，红石台阶两边有一对石狮子。这里原是小学校，现在共大分校暂时借用，门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第一招生站》。

红石台阶上熙熙攘攘地围着一大群贫下中农子女：小伙子新理了发，脚上穿着新力士鞋；姑娘们身着花布衫，辫子上扎了蝴蝶结。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附近农村，有的来自偏远山区，有的还提着装饭菜的竹筒。

他们把孙子清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说着。稍远的街边，有些赶圩的老乡在那里指指点点，议论什么。

富裕中农余家旺背着一笼小猪崽，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在打听听着什么。

孙子清年纪不到五十岁，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神情严肃认真。他面对着考生，精疲力尽，连连挥汗，声音沙哑：“老乡们，我跟你们说过多次了，光凭这个介绍信，是不能考大学的。”他摇着手中一大迭介绍信，摸摸喉咙，“这是大学，不是识字班，要有文凭。”

人群中冲出一个穿着件中装白短褂，叫徐牛崽的小伙子，他火暴暴地说：“你们招生简章上没有规定非要文凭！”

孙子清耐心地解释：“不要火气太大，小伙子！招生简章是没有规定。可是考大学嘛，按常规没有文凭也要有同等学历呀！”

徐牛崽不服地：“你们这简章是骗人的！”

考生中有不少人支持：“是骗人！”

另一个提着竹筒的小伙子说：“我们跑了一百多里路，鞋子都跑烂了。”

孙子清：“鞋子跑烂也怪我吗？”他摇摇头自语，“山区老乡真不讲道理。”

这时，人群里又走出一个穿便服，腰束长汗巾，别着一根竹